

明徴録

自八至十

下

糟

御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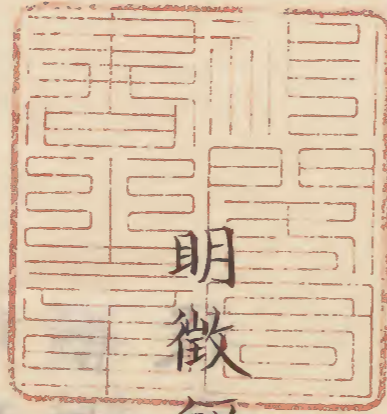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五九函	三三〇六二	三冊	和書類
三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3062
冊數	3 ( 3 )
函號	159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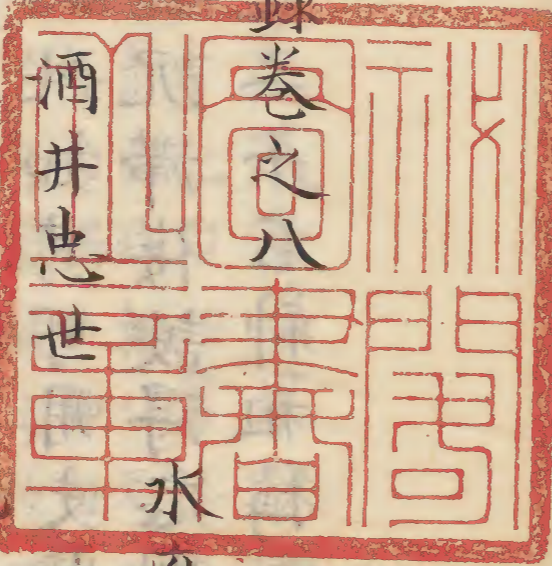
第二〇〇〇〇冊

共三





明徵錄



酒井忠世

水府史員青山延于編集

河內守重忠子也事神祖台廟獻廟任雅

樂頭輔政官至侍從封上州既橋系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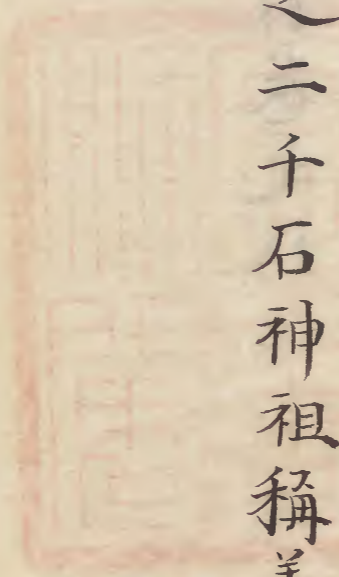
神谷清正嘗遇忠世於途清正趨伏謁忠世不

為禮清正意甚不平後遇忠世屢失禮神祖

聞之怒其凌侮輔臣欲逐之然以其恪勤奉

職逐之則人懷危懼歸咎忠世不逐之則輔

臣失威不能率衆不如至增其俸祿少裁減  
之渠又蓬累而行其後神祖將召清正授俸  
八百石忠世聞之白神祖曰臣見清正為人  
必非凡人宜授以厚祿神祖曰吾亞其無禮  
於汝故裁抑之忠世曰臣雖不肖忝任顯職  
闔國之士不敢失禮於臣而清正獸能抗臣  
以此知其可用支特立如此而待之甚薄  
善士沉滯佞諛得志則邦家亡從而衰矣宜  
授之二千石神祖稱善乃召清正賜千五百



石清正感激後果以功拜部將武野燭談東

言為孝記○按藩幹譜以忠世為政親然據  
寬永系圖政親以天正四年卒而清正天  
正十三年始謁於神祖則其誤可知也忠世天  
正十六年叙從五位下輔佐台廟則武野燭  
談所載為得實今從之

台廟時忠世以元老兼大傳歎廟嗣位執政如

故寬永圖資性謙謹以嚴正見憚武野燭談嘗入謁

見泥金藥撞問之上赧然曰此堀田正盛所

獻也忠世曰正盛年少席寵怙息獻玩好靡

麗之具以蕩君心罪莫大焉昔神祖在駿府

近臣有著茶宇袴者神祖視而大怒曰今天  
下初定民離塗炭而汝服美服以教奢侈此  
啓亂階也夫神祖尚儉戒奢防慮禍亂如此  
而上乃玩滛靡之具無乃敗度乎乃取而碎  
之古諺記○按本書  
為政親誤今訂之  
臣延子曰自古賢君明主莫不尚儉戒奢  
以率天下蓋儉則用足故國富矣奢則用  
匱故國窮矣夫奢儉者盛衰理亂之所由  
分也故先王之制作奇技滛巧者有刑所

以教儉於民也管籥原俊兼服飾華麗賴  
其朝怒其敗度駿府近臣美其袴褶神祖怒  
其啓亂賢君所為若出一揆觀酒井忠世  
降之輔獸廟諫邪匡過導之以儉其忠亮蹇  
諤有古名臣之風可不謂良師傅哉  
煥藏土井利勝  
小左衛門利昌子也事神祖台廟獸廟任  
大炊頭輔政官至侍從封總州古河寬永  
系圖  
台廟之薨也諸侯頗懷反側利勝建策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譜幹利勝為相務摠大體不尚苛察天下稱為名相武野燭談寬永末為大老國

家置大老自此始譜

歎廟時肥州大守加藤忠廣有罪國除上欲以

肥州封細川忠利越中廷議既定時物議云謂忠

利又得肥州上聞之大怒以謂執政洩之急

召輔臣謂曰聞外間皆云忠利得肥州是執

政洩言余何以為天下也利勝對曰此國家

之慶臣等再拜敢賀歎廟厲聲曰卿以廷議

漏洩為喜邪利勝徐曰廷中之議誰敢洩之上帝降監臣等何敢容欺且上之所為公則又合民心其所為不公則必拂民心今上之所議與輿論同可見上下輯睦百慮一致也此國家泰平之兆臣等安得不賀上於是釋

然武野燭談

駿河亞相常愛獅犬每出使人牽之一日薩藩之士遇亞相於途拜伏道傍牽犬者戲嗾之士人窘迫斫犬而亡亞相大怒遣使薩藩索

斫犬者薩侯亦怒不肯與之兩薩相爭事將  
不測利勝聞之往見薩侯曰噬狗罪在輿隸  
非亞相之所知亞相若不包藏禍心君亦勿  
介於懷且噬犬罪在彼然斫之罪在我且亞  
相莫府之懿親不宜無禮君宜詣亞相弟謝  
之薩侯從之事由是得解武野燭談  
或謂利勝曰大久保忠隣本田正純累世皆有  
功於國家然一旦犯法社稷不祀而勲舊諸  
侯緣坐失封者亦不少國家之於功臣豈不

慘刺少息邪利勝曰是非子之所知也今國  
家造創啓修政刑凡議罪加罰必先奮臣以  
示天下無私是威令之所以行也今吾致位  
宰輔子孫有罪雖見夷戮夫復何恨况彼忠  
世正信亦何懷怨於地下且使二家有子孫  
國家寧使之填於溝壑乎聞者歎服武野燭談  
利勝嘗坐使室見有斷縷長尺許因呼左右曰  
直者誰小野某入見利勝以斷縷付之曰汝謹  
藏之左右皆竊笑小野貯之篋囊中以自隨

後數歲利勝召問之小野於擊囊取以進利  
勝乃補其刃帶既而召老臣謂曰往者吾以  
尺絲付小野某左右皆笑吾儉嗇而某遵奉  
我命不敢墜失內之擊囊以埃我需其奉職  
恭謹尤可嘉尚宜與祿三百石以賞之夫吾  
愛惜尺絲蓋亦有以也此絲本出於中華紅  
女採桑養蚕繭繅以成之而後經滄海數萬  
里之遠以至本邦其勞人力為如何然則雖  
尺寸之微不宜委之塵土今吾以補刀帶不

為枉費且吾以數百石之祿易尺寸之絲可

以為各乎

故諺

台廟時計吏建議以為今麾下群臣給以廩米  
故諸州漕運經費居多且大倉充溢陳粟相  
仍耗損不訾自今以後五百石給上給廩米  
者咸賜之采邑以省漕運之費司農伊丹康  
勝播磨詣利勝具陳其議利勝曰昔神祖時  
嘗有進此議者神祖曰方今海內諸侯輻湊  
江戶萬民走集故晷月之間漕船少絕則物

價騰踊萬一天下有事漕路梗澁則江戸數  
百萬之衆何以給之故雖倉米陳腐耗損不  
訾不得不厚其儲積以為之備是有天下者  
之任也夫營目前之利而不慮久遠計吏固  
宜爾爾至長吏何得無此慮怒形於色然則  
此議至今日何得行之固執不可由是其議  
遂格

落穗集

利勝嘗侍間上問曰聞子買桃子數十解有乎  
曰有曰何為曰古河魚山林若干求薪臣之

所任吏言唯挑在由不害禾臣即賦民令種  
之十年之後薪給而蕪花實之美然臣未之  
見上曰卿等有土不能一至其地可乎以無  
事往撫其民執政徙封一得之國自此始利  
勝就國見廬舍宏壯曰神祖之訓有之民不  
可急不可緩豈過緩乎何慮舍之盛人情緩  
則急則貧之且侈至于流離而後止令造  
水獄木馬大治圉園國中不寒而慄然竟朽  
壞不用云史國



堀田正盛嘗見利勝曰正盛蒙國之厚恩多養家衆欲置監司以糾之不知何等人物可以為之利勝曰譬如饌具豐甘和調得宜有人私告曰某膾勿食為蒼蠅所汚則雖食之不噍於口走需汚之微不害口腹而食之必不甘也監司亦然專務苛察不識大體錄人細過訐人陰私如是者勿任為若姦慝在國譬如寘毒於食中知之而不言如是者亦勿任為夫監司之任在知姦邪而刺之見幾察微不

使之亂國家如是者可以任之也聞者以為

至言武野燭談

歟廟嘗欲營一殿召松平信綱命之信綱乃鳩工庀徒親董其事不終日而竣功利勝聞之戒信綱曰治天下者程工課功不貴速成且以莫府之勢經建堂宇一日而成之不難也然莫府富於春秋不宜以此導人主之欲其拯必至於勞民傷財可不慎哉武野燭談歟廟時韓使來聘會大風破櫻田城樓窻戶一

日王將詣增上寺行香見聖土襖落傘松平  
信綱使速葺之謂曰以吾還成之信綱命以  
宅城樓窓戶易之利勝聞之謂信綱曰事難  
速成者宜以實對今卿才智有餘故能取辨  
項刺上若命它人又不能辨然則君又以它  
人為不材是非養人材之道也信綱赧服故  
記○按常山記談以利勝為酒井忠勝未孰  
是武家間談云歟廟之朝京師也帝欲觀調  
馬於設權設馬埒前數日歟廟親觀試之命  
有司設看棚時倉卒不能辨信綱命植木  
為柱登席數重圍以屏風蓋以板障頃刻而  
成利勝謂信綱曰君才智絕人故每事必辨

然不可使人君知之何則才智如君者無幾  
若命之它人必弗能辨是使人陷於罪也按  
此說與前二說疑是  
初台廟病篤自知不起召歟廟授以寶刀即神  
祖所傳之刀也元和且以七寶盡賜之利勝  
居其一云武野利勝病革歟廟親臨視病其  
見優待如此寬永  
松平信綱嘗曰吾無過人智每有所議一為  
之慮置雖反覆思量終不能過之若土井利  
勝者可謂智者思之益深處之益精非吾之

所能及也

老談一  
言記

井伊直孝

兵部少輔直政子事神祖台廟獻廟嚴廟

任掃部頭輔政官至右中將

藩幹  
譜

初神祖使直孝守伏見及攻大坂召直孝於二

條命以從役使代兄直勝將其部曲直孝曰

臣若從事行間當有所請然未嘗身犯矢石

安敢有請既退神祖謂安藤直次曰吾察直

孝之意蓋欲為前鋒直次曰臣意亦然神祖

乃召直孝謂曰吾今命卿前鋒卿勉之及大

兵再興直孝果破敵兵

武家  
閑談

神祖既與大坂講和及旋師召直孝代兄襲封

直孝流涕曰臣兄直勝嬰疾年久不堪軍勞

然耆老猶存可以輔之若天下有事直孝當

代兄撫其部曲須如前日至於黜兄襲封臣

不敢奉命不允直孝乃曰安藤直次具陳其

款誠固辭襲封又不獲已遂受命

藩幹  
譜

直孝既襲封如詣朝堂徑進坐本田正信之上

風儀偉長觀者屬目既退謂正信曰吾已襲  
封不得不爾君其恕之正信曰吾今見君之  
舉止竊自欣躍上知其如如所以任用耳藩  
譜

元和五年台廟在京師議貶福島正則議者謂  
正則強梁又不奉命宜遣井伊本多等大臣  
以命之武野衆議紛然久而不決板倉勝重  
白上曰直孝雖年少有才幹宜召問之鶴毛  
上乃召直孝問之對曰臣等職在先鋒征討之

事宜領前鋒今削奪官爵宜命之留守之臣  
若慮其有異圖不若遣使數其罪狀命處流  
竄須云儻不奉命宜趣歸廣島以行其所志若  
是而彼尚方命臣當討滅之上納之乃使留  
守牧野忠成駿河守按本書為信花房正成  
志摩傳命正則果聽命武野燭談元和小說  
獸廟之嗣位也伊達政宗上書曰臣於國家微  
有勤勞然未嘗蒙賞且神祖約臣益封壤武  
野燭談故諺記並云神祖約然卒未聞有所  
政宗封百萬石賜以手書

處置願思臣微勞請如元約聞老廷議頗難  
處置謀之直孝直孝曰吾與政宗親善請往  
說之即袖其書見政宗曰以者君上書有所  
請夫神祖台廟之時未嘗聞有所請而請之  
於今將軍君欲以是要上乎君儻懷異圖互  
就國以行其志今則不然欲徒證片言以拓  
境界何其孱懦至此不意君而為之僕素與  
君善故敢陳愚忠君是僕言宜以謝過告僕  
僕白之政府曰出其書還之政宗曰吾深感

子誼當以此事委子尔遂寢其事時人稱其

處置得宜

武家開談枵故諺記武野燭談並

觀之既竟

云直孝見政宗請神祖呀賜手書

得實故今從之

又按燭談以此為嚴廟時事

嚴廟之為世子近習之臣議云帶刀近侍非事

幻主之道自今之後宜解刀以侍之直孝曰

夫帶刀護衛本防非慮况世子幼冲宜慎護

衛近侍之士安得解刀余以謂雖人帶二刀

可也若近臣喪心變生不虞此國家之衰運

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鳩巢小說

正保三年明將鄭芝龍

按寬永小說

遣使於

長崎乞援兵

華夷變態○按南龍公行狀為二年酒井忠勝年謬為四年謬

今據本書訂之歎廟下其議宗室三藩及執政尾張

侯義直曰下官於宗室中年充長宜遣下官

救之紀伊侯賴宣曰下官受封南海漕運充

便宜命下官水戸威公曰下官待罪於麾下

欲預首於馬前今日之事宜命下官直孝曰

三公所言三皆有理然敵本邦以救外國可

謂非計臣以為無救之便也歎廟是其議由

此援兵之議遂寢

寬永小說

台廟每出放鷹以辰鼓為期若辰鼓纔動雖食

未訖又出左右憂之使鼓吏待上食畢然後

擊之直孝聞之曰謂曰卿等以此為愛君乎

此豈所以事君之道哉夫上以正道待下卿

等亦宜以正道事之而用心如是其極又至

阿諛竊寵卿等若憂上不終食而出宜蚤進

食此雖小事欺君之甚也夫君子防禍於未

然卿等其戒之常山紀談

初直孝將就國其老臣患家士奢侈請下令禁止直孝曰我尚儉節用以率群下然人心各異不可得一今一切禁之得罪者必多夫法不欲煩煩則難守千百之中又採其要使人易守至禁奢侈我當以身先之於是躬服綿襖又召從者賜以綿服曰昔在亂世身擐甲胃不得服緩服今海內承平宜服此以息其勞及入藩國中之士皆出迎於道衣服極

華麗既而見直孝以下皆服綿襖皆慚愧由

此奢侈之俗頓革東野宮遺訓附錄

直孝在藩嘗出見一士人親洗馬足觀其所居

堂室弊壞而器械備具因問其俸纔百餘石

直孝嘆賞乃倍增其祿曰語左右曰人皆美

其居室而無備豫之心一旦有事居室何為

鞍馬之用武野燭談東野宮遺訓附錄

直孝家有一老兵及直孝從神祖攻大坂召之

謂曰汝素通韜鈴吾今從役何以教之老兵

曰臣年已老恨不能從日出兵書乃曰主將  
之要在不狃疑直孝曰縱無汝言臨事果決  
無復顧慮老兵曰臣生平所慮亦不過此夫  
臨事顧慮不能用兵君已知之何用此書乃  
取燒之常山紀談  
直孝雖不知字閣古今每朝罷請時名儒林羅  
山與語江戸令石谷貞清居側記之有謬未  
嘗不知羅山歎曰君侯固非常人也又善與  
人交欲有餉雖魚蔬必省國史

直孝嘗與松平定綱

越中守桑名城主

相失謂

人曰天下有事今世唯定綱可任大事我適

賜酒上前爭杯酒至此雖悔靡及定綱聞欲

詣之會病卒

鶴毛

永井尚政自親衛將遷知政事私直孝曰勿以

庸劣幸見教曰朝廷非相教之所願幸相過

尚政退朝往見直孝曰諺曰怠為冠子知之

乎曰知曰子能服此言終身可無過矣

鳩巢小說

國史



酒井忠勝

備後守忠利子事台廟獻廟嚴廟任讚故

尚守輔政官至左近衛少將封若狹藩幹

諸侯之好猿樂自豐臣氏時始其後貴游子弟

轉相倣效至與優人爭長蓋戰國之餘習也

尾張亞相嘗招忠勝命公子為雜劇忠勝止

之曰願令他人為之也退謂成瀬隼人曰武

家講武固其宜也至於裝扮為婦女之態非

貴介公子之所宜為吾故止之忠勝每曰雜

劇使優人為之足為娛樂戒子孫無學猿樂

武野燭談

臣延于曰猿樂之興始自室町氏時然當

時諸侯未有親為之者及豐太閣擊朝鮮

聚優人於名護屋親自學之自是之後猿

樂盛行王公大人親為之恬然不耻其弊

至於今尚在也嗟夫匹夫之賤使之與優

人偁猶知耻之而以牧伯之尊為優人之

所為曾莫之耻不亦可難哉酒井忠勝戒

子孫勿學猿樂非有超世之識何以至之  
宜其輔相二朝而為一代之名臣也

元和六年台廟命忠勝近侍世子先是台廟謂  
土井利勝曰忠利漸老孰可與忠俊輔世子  
者利勝乃薦忠勝台廟曰余亦思之久矣遂  
有是命其後代父視事及歿廟嗣位遂被大  
用台廟之薨與從兄忠世及利勝入受碩命

忠勝  
年譜

寬永十二年始置評定所忠勝年譜先是每有密議

召執政於數奇屋議之

武野燭談○本邦之  
俗稱設若飲所日數

奇至是始置評定所忠勝與土井利勝受命

議定條目

忠勝  
年譜

歿廟時有獻舞伎者其歌曲出於衣冠貴游好  
事之徒童子裝扮佩金銀裝太刀以舞謂之  
上樣舞由是諸侯爭獻舞伎遂盛行於世忠  
勝亦獻之其後伺間諫之歿廟納之由此歌  
舞之樂遂止武野  
燭談  
武城東南有六鄉墨田二河尤為要地忠勝在

政府時慮行旅之艱辛回建議造橋架之議者以謂二河武城之要害不宜架橋忠勝曰治天下者以民為固而不卹其艱苦失所以為固夫為政之要在卹民而已若不修其政而苟恃要害武城不能一日守也武野燭談縣吏嘗欲修瀨田橋請于官忠勝曰河橋壞敝宜速造之夫河橋經久以兵革不動也故存其舊亦足以觀太平之象矣若可葺理何必改作其愛重民力率此類也武野燭談

寬永七年獻廟患痘疹幾危殆忠勝晝夜侍側盡心衛奉一日適至厨所見具盛饌問之對曰奉亞相公忠勝即投饌具厲聲曰方今莫府疾太危殆為臣子者宜憂懼忘寢食而卿曹不念之陳設若此亦何心哉時獻廟未有繼嗣駿河亞相執傾中外故忠勝云然忠勝年譜  
按武野燭談亦載此為  
獻廟為世子時事誤  
寬永二十年忠勝使京師賀不吉後光明帝登極叙從位上任左近衛少將其

後有旨將任中將忠勝辭曰榮達過分非臣  
所願終辭不拜先是執政未有拜少將者國  
老拜之自忠勝始忠勝年譜  
武野燭談  
忠勝相獻廟眷遇甚厚嘗欲封以駿府忠勝固  
辭其後又欲封甲州又固辭獻廟嘗放鷹獲  
雙鳧還立車箱曰今日所獲一隻獻朝廷  
一隻賜忠勝其眷遇如此忠勝年譜  
獻廟之薨忠勝受遺輔佐嚴廟自是執政所施  
行取忠勝處分忠勝曲摠機三十餘年為天

下所倚賴年已老屢請老不允明曆二年忠  
勝年七十始允致仕其後居牛籠別墅謝絕  
賓客優游自適萬治三年薙髮號空印莫府  
每有大議使人就而咨訪焉忠勝資性端重  
與親戚言未嘗乃國家之事人亦不敢問也  
忠勝年譜  
初獻廟之薨也世或譏忠勝信綱不從死忠勝  
聞之曰忠臣不事二君謂不仕二姓也且宰  
輔之臣孰不沐厚恩若皆從死誰輔嗣君蓋

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又為此言非忠臣之言

也武野燭談

京尹板倉重宗嘗至江戶時有盜入田幡佛寺  
殺僧奪財吏捕之不能獲乃懸賞格購告之  
者遂不能獲執政問計重宗重宗曰予有一  
策乃取小板書之曰與我重賞即告之令揭  
賞格之旁已而偷長見之以為其黨所為乃  
出首於是窮治黨類盡獲其後忠勝家亦亡  
物又縣購之不能獲或以重宗策告之忠勝

曰渠以捕盜為職為之何害今吾免國元老

豈可陷以詭計哉吾不忍免也武野燭談

明曆三年春忠勝見大風日起所在失火乃遣  
人於板倉高井及戶田住口市米運致之已  
而江戶大火穀價騰踊餓莩盈巷忠勝出所

市米振恤之所全活者甚眾武野燭談

寬文初嚴廟擇為大坂守者忠勝薦青山宗俊  
上乃以宗俊為之執政安部忠秋謂宗俊曰  
除擬出上之特意然酒井空印寔推轂君宗

俊乃造謝之忠勝曰廟堂之議予何預焉初  
忠勝與忠俊同職忠俊以其後進輕之不善  
遇之忠勝未嘗介意遂薦其子士論稱之武野

燭談

歾廟時豐島信滿刑部少輔信殺井上正就於

殿中歾廟大怒欲族之忠勝白上曰麾下之

士欲報怨諸侯非廷中不能也夫士之砥礪

名節不忍辱偷生又安願蹠血廷中哉不宜

罪及族類上從之放逐其子而止按鶴毛衣云賜其子

死本書之憲廟時稻葉正休殺堀田正俊筑前

守於朝武野據此例斷罪云燭談

忠勝好學每夕使儒臣侍講限以乙夜雖官事

鞅掌未嘗廢懈每歲往來二荒必携書籍驛

亭寓舍使人讀之晚節尤嗜經史有適其意

手自抄錄嘗語人曰身在本朝而知中花數

千里之外生數千載之下而知數千載之上

何樂如之一日使侍史讀史記至武王伐紂

以黃錢斬紂頭縣太白之旗乃曰怪哉史之

所記如是則武王免私計而不免天下計豈  
得謂之聖耶其後與林春齊語及之春齊曰  
明人揚升庵嘗引賈子言紂死弃王門之外  
觀者皆近蹴之武王使人惟而守之猶不止  
之此近事理太史公之輕信汲冢書故致此  
誤耳忠勝曰以吾觀之未若封葬之之免愈  
也忠勝年譜  
忠勝晚年尤嗜書倭漢載籍莫不涉獵若得布  
世之書則繕寫之且命崎陽人買海舶所齊

來者更建文庫截之殆至數千萬卷忠勝年譜  
寬文二年夏忠勝嬰疾自知不起不敢治療嚴  
廟使醫官視病又賜手書勸頤養忠勝不獲  
已乃服藥及疾篤令侍臣扶起卧不復近婦  
人七月十二日遂端坐而卒年七十六忠勝年譜  
修理大夫忠直忠勝子也藩翰其次子忠稠少  
時與兄忠隆戲舉碁局滅燭忠直聞之誠忠  
稠曰汝曹當受方面之任指麾士卒非如匹  
夫以膂力揚名立功者比也夫為將者願其

智畧何如耳勇力自矜疏將之屬也汝曹宜  
戒之武野燭談

忠直善守家法終身不改每夕召儒臣使講書

或商榷古今之事以資聞見尤用心武備使

家衆講究武事閱器械峙軍儲以備不虞家

士少壯者借旣馬令演騎彙又設藁砧於家

令上直之士演習射藝以勉勵之云武野燭談

青山忠俊

播磨守忠成子事台廟任伯耆守為獸廟

傳封武州岩槻藩幹譜

獸廟之幼也台廟以忠俊為保傳忠俊感激知

遇盡心輔導或從容納誨或犯顏直諫獸廟

甚畏憚之及長睿明日進台廟大悅藩幹譜

云忠俊與酒井忠世土井利勝受兩御所命傳獸廟誤說已見上故不註于此

獸廟少時好觀舞伎自為冶容每梳髮置二鏡

以整容儀一日忠俊入謁見二鏡在旁乃取

投之於地曰殿下為天下之主為兒女子裝

何鄙褻至此是豈非啓亂階邪上大怒由此



獲罪

故諺記續明良洪範

遂謫總州

元和小說

其後歎廟思

忠俊之言原其罪忠俊不肯出曰殿下悛過

容受臣言死且不朽臣若丹侍左右是彰殿

下之過也遂屏居終身故諺記鶴毛衣

慶安元年歎廟召宗俊謂曰汝父自吾幼時盡

心調獲輔道甚至然吾年少未通事情使汝

父齊恨而沒至今思之慙悔良深今封汝小

諸侯幾以慰汝父之靈於地下汝其以乃父

之心為心以輔翼我子言訖潜然泣下宗徒

感泣而退

藩幹譜東獎官遺訓附錄按武野燭談為正保四年事未知孰

板倉勝重

八衛門好重子事神祖台廟為京兆尹任

伊賀守官至侍從

寬永系圖

慶長五年始置京尹以奧平信昌美作為之其

後神祖擇可伐之者本彗正信薦勝重勝重

時為江戸街司秩僅五百石正信請與二萬

石神祖以為過差正信曰京尹之任非厚秩

祿不可以鎮京畿遂從之武野燭談

神祖割業初京畿士民未附衆心搖蕩勝重恪

勤奉職綏撫得宜天下稱為能藩幹譜

神祖嘗以彥坂光政為駿府街司光政辭以不

習吏事神祖曰板倉勝重當至汝宜諮焉已

而勝重至駿府光政見勝重具言之勝重曰

為吏之要唯無受賄賂而已苟能如此神明

湛然是非自見世以為名言深秘篋底錄

初神祖之在駿府召勝重為街司勝重固辭不

允勝重曰請歸與婦計之神祖許之勝重歸

謂其妻曰君欲以余為街司辭弗獲命曰請

與婦計之汝以為何如妻曰家庭之事固宜

與知廟堂之議安可與聞且勝任與否非妾

所知也勝重曰不然自古勢權之吏莫不禍

身亡家原其所以皆由婦人或受請謁或納

苞苴卒之至枉法鬻獄我若任此職汝能杜

絕請託無掣我肘則吾當奉命否則吾辭之

妻曰妾謹奉教宜趨受命趨讀勝重大喜乃

攝衣而出妻見<sup>其</sup>友袴腰呼曰袴腰友矣且  
整之勝重忿然曰吾與汝謀者以此也吾固  
戒汝慎勿掣射而今乃爾容喙我焉得就職  
妻大驚謝過勝重乃往受命神祖曰汝妻謂  
何勝重具白其狀神祖大笑藩翰譜按武野  
燭談常山紀談  
以載此為除京尹  
時事未知孰是  
勝重聽訟公平雖不勝者皆伏其罪一無怨者  
議者稱其德藩翰譜備前  
老人物語  
勝重之為京尹其二子重宗重昌給事台廟台

廟嘗召二人令決疑事以誠其材重昌立判  
決之重宗請退而思量上許之數日之後重  
宗書其所見上之大意與重昌議同上以此  
器重昌及勝重至江戶上具以語之勝重曰  
重宗年長故能思慮加詳熟重昌年少慮不  
及此率爾判決夫處事貴詳熟倉卒議處安  
得至當時人以此定兄弟優劣云武野燭談按常  
山紀談台廟為歟  
慶長十九年秀賴命大野治長儲峙糧食治長  
斃大坂界津尼崎渡口所泊商舶買其米穀

日間得米二十萬斛戰難波記時關東貢米數萬

斛在大阪港口治長遣兵戍之船不得發勝

重聞之遺書織田有樂及治長曰聞諸君為

守禦備想糧食匱乏幸有漕米宜取之以資

兵食治長治長覽之即日放舟使去時人稱

其智算寬永系圖家忠日記

台廟時勝重以年老乞解職台廟難其代不允

勝重請之益堅台廟論曰卿求一人可代者

勝重即日子重宗以自代果稱其職云藩翰譜

德集

臣延于曰勝重之薦重宗可謂內舉不避因

親矣昔祁奚舉祁午謝安舉謝玄君子美

之若勝重者可謂不媿二子也

勝重既致任其子重宗代父為京尹勝重以寶

刀與之曰夫刀之為用可以護身可以殺人

然狂夫操之其用無異汝居此職亦然慎勿

如狂夫之操刀也續明良洪範

板倉重宗

伊賀守勝重長子事台廟歟廟嚴廟處京  
兆尹任周防守官至近衛少將封總州關

宿藩幹

重宗尹京時嘗巡畿甸有兒童嬉戲道傍見重  
宗指呼曰防州來重宗聞之以為吾尹京師  
問巷之民不冝侮我而兒童乃爾罵我蓋彼  
家有怨於我故至此爾使人問其主名翌日  
召之問曰汝往時有訟邪對曰未嘗有訟固  
問之乃曰某年某月與親戚爭分父財親戚

妄立證人以為援據遂為所誣曰具道其故  
重宗使屬吏檢前後按牘皆合曰謂之曰是  
我折獄失理也然既往之事悔之何及今當  
償汝所分乃出財盡償之士論以此多之

駁臺  
雜話

重宗嘗謂人曰外議謂我云何汝若有聞幸勿  
有隱對曰君每聽訟有辭不直者君又呵叱  
之故訟者惶懼遂至失辭重宗曰汝言實中  
吾病予方聽訟時有言失理者覺其面目可

憎故常呵叱之夫閭閻之民未嘗足履府庭  
固有畏官吏之威而不能自辨明者而今而  
後吾當戒之其後設茶磨於廳事親自碾茶  
不視訟者顏面靜心以聽訟云武野燭談  
重宗每聽訟設茶磨於廳事親自碾茶且臨廳  
事又西向遙拜點禱人問其故重宗曰我心  
靜則茶之落磴又細若我心不靜則茶又不  
細吾以此認心動靜然後聽訟又西向遙拜  
者吾聞愛宕之神甚有靈驗吾聽訟一有不

公欲神殛之故常以此禱請焉其純誠奉公

率此類也藩幹譜鳩巢小說

重宗在職三十餘年民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

母藩幹譜令行禁止獄訟屏息府中無事茗宴

放鷓以為樂云武野燭談

重宗嘗自為草鞋獻獻廟曰神祖常云行陳之  
時草鞋宜如此臣嘗習知之故今獻之蓋其  
意以為神祖起自牧伯雖小人之事與不知  
悉故能創大業守成之主亦宜以通下情為

啓故託此以諷諫焉

武將感狀記

嘗有吏官將之任長崎途出京師見重宗晤語

移時重宗袖出一古鑑云此前時崎陽官吏

竹中重次所遺重次以墨而敗重次據武家盛衰記重次

任采女正為崎陽長吏財賦處刑予每以此鏡自照為戒故

以相贈蓋崎陽蕃漢珍貨之所湊官其土者

多贖貨故戒之

蓋簪錄

獸廟嘗有疾危殆急通絡繹於道都人騷擾已

而上疾廖閣老使馳步告之重宗報帖替緩

人頗怪之及報帖至云頃游獵遠地故作報

遲緩侍中中根正盛按本書正盛為宗即奏鑑今據寬永系圖

之上覽之曰京師騷擾至於此邪翌日酒井

忠勝進見上具告其狀忠勝曰都下驛騷一

何至此正盛不曉其旨私問忠勝忠勝曰京

師聞上疾衆庶騷擾故重宗游獵以鎮物情

爾時人以此知君臣之契合武野燭談寬永小說按智囊名

語集亦載此為嚴廟時事誤故不取

重宗好學其在京師延松永昌三令講書而聽

之物日本史慶安初請一畝地於南内傍使昌

三築講堂教授薦紳錦里文集

熊澤良介嘗至京師謁重宗時良介為備前老

以國事自任重宗重其才而恐其中廢謂之

曰吾子以賢才得譽東武自今而後勿復往

東武已而其弟子聞之曰京兆知商賈之政

耳惡知聖人之道乃觀赴江戸果被廢黜東

宮遺訓附錄

京師知恩院舊藏古研一枚得為平重衡故物

時黑谷源空寺藏重衡之硯兩寺爭其真

贗詣庭訴之重宗判曰道人殊昧事情僕輩

愛硯亦藏數枚况以重衡之貴盛留情文房

其所藏何止一硯然則兩寺所藏安知其非

真於是其爭遂止武野燭談

耶蘇之亂重昌重宗弟為征討使赴鎮西過京

師辭重宗既去重宗語所親曰吾不得復見

重昌矣已而重昌果戰死人問其故重宗曰

重昌以下民作亂有易之之心吏賊民保守



孤城後與救援自以為降必死當一心固守  
雖端力攻之亦未易拔也及師久無功上當  
命它將討之重昌何顏得生還吾以此知之

常山紀談

獻廟時重宗嘗至江戶松平信綱謂重宗曰幕  
府方留心政事思聽京師庶務自今而後宜  
一一上言重宗曰莫府雖英明在京畿數百  
里之外安得遙決庶務哉置京尹以總之何  
煩聞奏獻廟聞之其守嘉守常山紀談

或有譖重宗於東福太后者太后乃告其罪  
法於關東獻廟召重宗於江戶使分折其事  
重宗叩頭伏罪竟無一言既而退出上使酒  
井忠勝留之曰問其故重宗曰予為分折是  
以太后言為不信也安有欲伸一己之私而  
揚國母之過乎予有罪當罷去故不敢分疏  
也上感嘆便慰勉而遣之武家閑談  
後水尾上皇屢夜微行街吏患之告以重宗重  
宗詣院奏曰近者何物技兒詭稱上皇夜過

街市臣既命步率要之於路此雖細事有關  
官家故奏於是上皇微行遂止武家  
牛込勝登稱忠左衛門勝嘗云先人嘗除監察  
造見重宗曰僕以不才忝拜監察何以教之  
重宗曰子慎勿文過子若文過惠及屬吏子  
苟有過宜自引咎上知其不能又舉賢才而  
任之先人曰請終身佩服重宗曰是非吾言  
初予任京尹先人以此誨予之每服膺之故  
今以是告子尔老談一

寬永中京師大火公私蕩盡一日帝使京官

高木守久

伊勢守守久

及傳奏官私重宗曰

今大内罹災延及朝臣主上間惻羣下欲使  
關東救遘災之家卿能奉承内旨傳之於關  
東必有處置重宗峻拒之守久曰主上慮卿  
持異同故令某等諭之重宗曰大内營建悉  
出關東經費寔廣又安能及其它且吾久官  
京師素善朝臣不能不為之避嫌疑故至此  
事予決不能請於關東傳奏官歸奏之其事

遂捨其後重宗招守久及傳奏官謂之曰適  
得關東之信莫府聞京師之災憂惕良切大  
內興建將不日而成之且朝臣之家亦皆營  
造各如其舊莫府尊重王室優恤朝臣可謂  
盛事予竊自拊躍故以告卿 帝聞之感歎  
其後重宗謂守久曰曷吾承內每使急遞傳  
之於關東故有是命然吾曷不峻拒子言關  
東之功皆歸於予安有為臣而掠君美哉子  
亦官京師宜思所以處之

老談一書記  
寬永小說

重宗尹京時嘗至江戶時獻廟命老臣召飛鳥  
井亞相重宗乃乞解職酒井忠勝固止之不  
聽忠勝見上具白其狀上即召重宗慰勉曰  
吾過矣卿宜就職即退忠勝謂重宗曰上自  
引過慰勉甚至而卿不拜謝敢問其故重宗  
曰予任職京師委以朝臣之事而今召飛鳥  
井亞相予不與知是上侵吾官也且神祖之  
制西州之政朝臣之事一委京尹上偶不之記  
之故謝過神祖也予是以不拜謝

故諺記鳩  
巢小說按

鳩巢小說酒井忠勝為  
中根正盛今據故諺記

論者曰知勝重之賢而用之者神祖也從勝重

之言而用重宗者台廟也終始任重宗而不

疑者歎廟也有此君而有此臣啓萬世太平

之基宜矣武家  
剛談

松平信綱

右衛門大夫正綱子事歎廟嚴廟任伊豆

守輔政官至侍從封武州河越藩  
譜

歎廟時江戶礫川里有縊殺禪僧者誣云與其

女奴姦懼事覺自經有司業治久而不決歎

廟使信綱治之信綱密召其女奴問之具知

其誣由此疑獄立決老談一  
言記

嚴廟時江戶大火諸侯邸第悉羅災信綱建議

使諸侯就藩紀伊侯南龍  
公聞之怒其不謀於

室專決大事信綱聞之詣侯請見侯出見之

謂曰今國家有災勳舊諸侯在其國者亦

當召以備護衛而今悉罷諸侯就國何也且

國家大事宜謀諸宗室信綱對曰諸侯邸舍

焚蕩無餘至會廩土窖盡為煨燼見無儲積  
諸侯之衆無所仰給飢餓浮浪之徒闐呶閭  
巷夫以諸侯就國為非計者慮其反也當今  
之時諸侯有反者在其國則我徐為之備若  
在近轂則何以防之且議及宗室符綬失機  
故不敢聞諸左右也侯大歎賞是時江戶米  
價踊貴信綱憂之乃增估糴之諸州聞之輸  
米於江戶由此米價更賤論者謂當嚴廟幼  
冲之日姦賊圖不軌加以大災而海內晏

然信綱之力也可謂社稷之臣矣

鳩巢  
小說

慶安中處士由井正雪潛圖不軌將縱火江戶

以作亂上下恟々信綱處置得宜天下賴以

得安

藩  
譜

嚴廟時或謂信綱曰獻廟時增封加俸率無虛  
歲而上嗣位以來未聞行賞國家廢慶賞之  
典非所以勸善之道也信綱曰今上幼冲未  
親庶政若論功行賞不得賞者又怨謂執政  
私其所愛則是欲勸善適足以市怨耳終不

從其言然百司奉職不敢廢惰云藩幹

臣延于曰刑賞者人主之柄聖人之所恃以爲治者也故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人不能爲理矣當嚴廟初立主少國疑爲政者宜賞有功罰有罪使天下知其一出於至公庶幾足以甄別善惡而服天下之心也不務爲此而抑功蔽善乃曰待人主親政之後而後賞之欲以避專權之嫌可乎使信綱知道論功行賞願其當否何

如耳至於市怨招謗非所宜論也所賞果公邪不宜以人主未親政避嫌所賞果濫邪雖人主爲政之時安得賞無功以紊紀綱信綱居宰輔之職任天下之責徇一己之私廢天下之法其不知道亦甚矣昔周公輔成王封康叔誅管蔡天下以爲至公廢刑賞之法以爲公道吾未之聞也

嚴廟時信綱輔政罷諸侯質任禁天下殉死士論美之藩幹

慶安中政府使人執九橋忠彌忠彌以善捨得  
名信綱慮其傷人曰教收之者使人夜立其  
墻外呼曰失火忠彌登樓而望之遂入執之  
人服其智算武野燭談

嚴廟時水府之臣殺幕士時威公將朝賀信

綱密使大田資宗備中守止之公不悅既而信

綱詣公邸請見公稱疾不見信綱固請見公  
不獲已見之信綱白公曰今日止公朝賀公  
必不憚然今莫府幼冲適有是事故止公朝

賀使諸侯知公尊崇公室歸罪於己適足以  
張皇幼主之威也故敢止之公意輒解老談一  
言

一日獻廟方食有調和失宜者上取以示信綱  
信綱跪而嘗之乃曰庖人無狀翌日信綱見  
上之問庖人處何罪對曰臣昨日退食絕飲  
食以認其有毒乎否然竟無它異是庖人適  
不畱心鹽梅以致此過耳於是獻廟意解武  
家

談閑

信綱生平無他嗜好居常研究物理討論無倦  
或嘗稱其材智信綱曰吾自幼侍先人常承  
庭訓先人歷事神宗常為予具道其平日所  
聞見者吾亦親侍歎廟蒙其陶鎔爾來恪勤  
奉公寢不解帶服膺格言究心于是願國家  
固有一定之法要在守之而已故吾所施設  
者無它焉以其所嘗聞者施之於爾爾人皆  
用心如是何患於其智之不及人哉武家  
閑談  
堀田正信上野嘗非信綱不行慶賞上諫疏極

論其弊請納城邑於官以充班賞之費遂不  
謁告徑赴封邑閣老廷議其事信綱曰省其  
諫疏一無足取蓋正信喪心故至此爾時會  
津侯正之受遣輔政議曰正信所言縱不足  
採捐軀殉國不可謂之喪心信綱固爭之正  
之曰正盛竭忠先朝而其子亦懷忠愛之心  
謂之喪心可乎信綱曰吾以正盛有功其子  
雖有罪宜宥之故吾謂為喪心人皆不曉其  
旨信綱復曰正信上疏云請納城邑于官上



若有疑宜召臣面問之然則正信宜居家以  
俟命而今退保城邑殆近圖反彼若不喪心  
罪當族滅吾思正盛之忠故力爭之正之歎  
服以為不可及也

藩幹譜

箕和田之湖多產鯉魚官歲收澳課數百金姦  
商有欲顛其利者請增課額承買有司以為  
課入加多官之利也乃白執政信綱曰民多  
納課費多利少此又欲貴其價以摧其利也  
且魚價倍舊則民受其患者不少若請減課

額而賤賣官當商議安有貪區々之利而為  
下民之患哉且人已承買而圖奪之非道若  
允其請必啓爭端訟獄之繁必自此起竟不  
允其請故諺記

信綱疾革命冢子輝綱取獸廟及嚴廟所賜手  
書內之銅器而焚之緘以麻苧印結其蓋謂  
輝綱曰我死必以此殉矣又召諸吏盡取簿  
書令押已印故至死後會計之吏無得罪者

云名語集明  
良洪範

信綱矜莊自持儀容嚴然未嘗葵服見容闕談

為人忠慤終始如一及疾革其母勸之念佛

信綱曰兒自幼事圖受恩隆重常思効涓埃

之報今不幸嬰疾不能竭力於國家心甚憾

焉故念之在何暇念佛乎其恪勤奉公如此

名語集續  
明良洪範

信綱每歎廟忌日詣寢廟拜謁常以扇置膝下

至泣下沾之云續明良  
洪範

明曆之灾水戶侯欲徵衆入衛信綱曰縣官無

闕何假三藩且以食少令諸侯就國如留江

戶者聞水府衆至復咸徵衆其國何以給食

甚不可其後縣官乏財而民苦少錢會京師

地震銅佛壞當修治之信綱建議以木造之

銷其金鑄錢於是錢大出談者美其破流俗

之見國吏

信綱嘗欲引玉川水溉其封邑命邑宰開渠九

十餘里以通玉川已成踰歲水不入渠信綱

召邑宰問之邑宰曰水當至君宜無憂居數

信 歲水遂不至信網又召邑宰問之對曰水之  
所以不來由民之灌溉由野者多也若潤澤  
計 滿野水又至矣又踰歲水又不至信網又召  
邑宰問之對曰如前說信網怒曰汝不知地  
之界高妄穿溝瀆故至此爾邑宰固執前說  
毫無燒色已而秋大淫雨水果至溢于溝洫  
由此田野大閤磽确之地盡為膏田信網召  
邑宰大稱其功增其俸祿後遂擢為顯官  
老談

一信  
記

臣延于曰人君之用人也信之堅而任之  
久使之得盡其材而後可以責其成功矣  
若任之不久信之不堅何以得展布心腹  
以成其功乎昔堯使鯀治水任之九載及  
其續用弗成而後黜之夫以堯之明豈不  
知鯀之不能哉然又待三考然後黜之者  
苟不如是則不能以詳其能否責其成功  
焉歟任子產國人皆謗之而簡公任之不  
疑秦用王猛貴戚皆譖之而苻堅信之益

堅苟使夫二子曰讒與謗而廢焉安得成  
其大功哉今也則不然一人譽之則進之  
一人毀之則退之以一人之言進之以一  
人之言退之此古人所謂作舍道邊者功  
之所以不成蓋坐是故也觀信綱之用邑  
宰雖數載之久不見成效任之不疑信之  
益堅使之能成其功若信綱者可謂善用  
人矣

阿部忠秋

左馬助正吉子事獻廟嚴廟任豐後守輔

政官至侍從封武州忍

藩翰

忠秋嘗在中書與松平信綱計事信綱曰有司  
欺人吾常患之忠秋曰子過矣士大夫豈有  
欺人者哉且其所言有理為之所欺可也若  
以人之欺己為憂又有逆詐之心苟如是則  
其害不細矣子勿以此疑人信綱歎服鳩巢  
臣延于曰君子之於人也無有逆詐之心  
至誠以待之而已苟有逆詐之心則失誠

信之道故理之所在君子為之所欺不容  
其為君子夫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眾人  
其之欺詐役智彌精欺蔽彌甚信細聰明紀  
以夫愚亦其欺已其幣必至於任智數忠秋  
告之以推誠待物可謂忠告善導矣然信  
網終以苛察取譏蓋坐不學故也  
忠秋忠厚篤實鳳岡集輔政三十餘年國史館以  
廉介持身杜絕請託常山紀談嚴廟時士大夫好  
養鶉佳者估極貴重忠秋亦好之常置鶉籠

於坐隅時一諸侯購得名鶉欲曰醫官餽以  
求知醫官伺間從容言之忠秋不應已而命  
左右開籠盡縱之醫官怪問其故忠秋曰予  
備位宰輔為人所趨附不宜有所好以者好  
鶉乃傳播於世若此自今而後不敢養鶉醫  
官大慚而退駁臺雜話  
松平信綱嘗謂同列曰自今而後諸侯饋遺宜  
杜絕之忠秋曰若子之言則天下諸侯或有  
饋遺子者至僕未嘗有饋遺者何須絕之信

網大愧故諺記續

宇和侯嘗贈忠秋舍人衣二副不受曰大災之

後命減貢獻恤民至厚如臣等鄙人不當受

賜宇和侯漸而止史國

初忠秋在政府素與信綱不相能及歿廟晏駕

忠秋謂信綱曰今莫府幼冲執政不協非國

家之福宜釋秋憾以輔莫府遂相與輯睦鶴

衣

初歿廟時向部重次對馬堀田正盛與忠秋信

綱執政及歿廟薨重次正盛皆從死而忠秋

信綱執政時井伊直孝酒井忠勝議欲增置

執政信綱忠秋言曰正盛等皆從先君我二

人亦蒙厚恩承乏輔政彼就其難我處其易

豈以任事為勞哉若以莫府幼冲政府之人

欲增輔臣唯其所擇非我所敢銓擬也直孝

忠勝歎服其議遂寢落穂集

松平信綱病篤忠秋省之曰予不才生無益

於時子天下奇才若生死得代吾願代子

而死信綱即出書一軸授忠秋曰此吾生平  
所欲施行也子幸取舍而行之二人盡忠國  
家皆是類也鶴毛

忠秋仁厚愛物每出有棄嬰孩於道者使收養  
之窮民有不能撫育其子者待忠秋過故棄  
之由此其所收艱歲數十人費用不貲家宰  
患之伺間諫之忠秋曰夫人孰不愛子而至  
於棄之思其父母之心安得無哀憐之情且  
所收艱隨長用之不為耗財且吾為相使民

窮困至此是國家之差吾安得不掩之其後  
所收艱者長男子隨才授祿女子出資嫁之

各令得所云

武野  
燭談

會津侯正之嘗謂左右曰勢權之家車馬輻湊

古今皆然未聞安豐州之家車馬輻湊吾以

此知其賢歟廟之付托儲君宜矣土津靈神  
言行錄

林道春嘗與忠秋語及細川賴之白足利義滿  
暨已強公室之事忠秋曰賴之之賢古今所  
稱設使賴之為之不宜使人知之且賴之之

所不言誰得知之如予不肖何敢望賴之然  
輔佐幼君何無此慮吾子而為是言吾竊不  
取也落穂集明  
良洪範

歎廟嘗問參州諸將旗幟耆老侍側不能對忠  
秋一々具說及其制作歎廟使二郎中受而  
記之後得秘府書閱之莫違錯者諳諳記典

故如此國史

嚴廟時駿府男子由比正雪謀不軌伏誅大老  
酒井忠勝議曰浮浪之士居江戸者甚衆謀

反者本欲誘此輩為助請一切之之忠秋曰  
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不安一人而苦天下也  
夫浮浪之士未又皆與逆也所以至江戸者  
欲仕諸侯也諸侯曰是得異材殊能上以事  
國家下以治其民且出之海外則可若猶居  
內地與居江戸何異諺曰疲馬不畏策非不  
畏策足不能馳也若驅朝不謀夕之人曰汝  
又遠徙此輩去無所歸居無所止不為亂何  
為若用忠勝之言驅之使為逆也臣以為不



可上徧問群臣保科正之松平信綱是忠勝  
并伊直孝是忠秋上竟從忠秋議國史  
初歾廟以忠秋為世子傳嘗從世子謁歾廟歾  
廟謂忠秋曰神祖起自岡崎大小四十餘戰  
遂并天下築城江戸以我為堪負荷謂台廟  
曰此是長孫居也子行傳之今我多病不久  
侍祖宗于也下當病革時恐不能言汝其記  
我言而輔世子子孫萬世為我後者造次莫  
忘此言天下有變死守此城以承神祖之資

明曆三年正月三藩第燬延燒內城大臣奉  
上如西城直孝忠勝皆有園池周數里請上  
避火信綱請如上野忠秋曰我不知諸公所  
言如為避火耶西城縱使羅災山里足容象  
輿其地雖無殿屋餘燼無侵備不虞耶去城  
保野不得計神祖以來四世五紀國家之興  
玷商賈安業非望窺覷日何而起縱其有之  
命一將誅之易於振槁且示天下內中狹窄  
出城之議甚非所宜宰臣爭之猶喧忠秋言

上曰上豈忘獻廟之言乎上若不聽臣言臣  
又不從行上曰子言是忠秋乃使忠能陳兵  
西城下火及其家不敢還國史  
初酒井忠清輔政欲造誹謗之法忠秋直孝忠  
勝止之而止其後有設主容論議時政得失  
者忠清又議欲推之忠秋曰昔在當堯之聖  
不能無過但樂聞其失為不可及耳縣敢諫  
之鼓立誹謗之木朝無壅蔽之患民無咨嗟  
之聲善則從不善則悛今出入宰臣之家者

者大率紈袴子弟也所言雖異其見粗目無  
如此人放言不諱宰臣何以間閭巷之議備  
預過失誹謗之法又不可設由是其議遂寢

國史

寬永十一年夏病乞體骨許之命言便宜事今  
年以以歲不登有司請立酒限有犯者許奴  
婢告籍沒財產賞以其半上使宰臣詢忠秋  
對曰不可奴之事主猶臣之事君也臣念臣  
家不能顛奉法令而國中不得志者至衆然

不敢上書告臣者畏有司數以大義也若許  
以臣封祿之半而求臣之罪臣死罪臣矣夫  
法者天下權衡也權衡一傾天下必壞是故  
制法又可遵如此法一立則君臣之義廢君  
臣之義廢則臣恐明智之謀復起於今大失  
治體負制法之意國史

忠清秉國柄驕奢居第近下馬牌人謂之下馬  
將軍好飲酒列侯家賈人出入其家往鬻其  
具它宰臣率皆如此唯板倉重矩自京兆復

微獨清介已忠秋招忠清數其常不奉法曰  
足下善之則已若不善之僕與足下辨于上  
前忠清避坐謝微公烏聞此言僕自少不知  
惕以累世預政為諸君所推不期致此過既  
聞公之教不敢不改忠秋謂稻葉正則美濃  
久世廣之土屋數直曰厩橋侯非諸君所得  
望也然不尚儉約莫厭衆心諸君何為奢侈  
相誇不思善其職獻廟以臣為愚慙不諱大  
漸時命臣國家大事得便言之臣老時上六

以其言命臣之以為受命至重利害得失知  
無不言凡在此坐者咸上之所甚重天下之  
所瞻仰也今臣之言為天下而不為身諸君  
善思焉忠秋之進封事上曰是我歎廟便忠  
秋言也再拜而受遣參政堀田正俊其家語  
秘無聞國史

明徵錄卷之八終

明徵錄卷之九

水府史員青山延于編輯

水野勝成

和泉守忠重子事神祖台廟歎廟任日向

守封備後福山寬永系圖

島原之亂歎廟命板倉重昌討之師久無功歎  
廟又命松平信綱總督軍事戒之曰水野勝  
成諳練軍機彼若未至慎勿薄城明年正月  
重昌戰死信綱至島原按兵不動以待勝成

勝成欲圍困日久故緩其期至二月二十二日乃率兵會之信綱集諸將議事戶田氏鐵門左進曰莫府命僕等去可以計拔之勿輕戰以七士卒然則宜待城中糧盡而攻之信綱謂勝成曰計將安出勝成曰妖賊保守孤城後無救援固宜待飢困而斃之昔神祖攻高天神實用此策且此城險絕欲一旦而拔之多七士卒尤為非計氏鐵曰君言是宜待其飢困而攻之勝成曰否我軍環城而不逼以

至今日此為良計夫賊徒暴起非素有儲積今糧餉已竭不之攻而復待何時乎於是議乃決時細川忠利鍋島勝茂信濃進曰僕等屯營去城尤近請率部兵先破羅城諸軍亦當喊叫以助聲勢勝成抗聲曰以二將之兵得拔之二將之功多則多矣然誰有復拱手坐觀者予雖不肖自少從事行間大小五十餘戰雖無過人之功未嘗取退怯之議又未嘗以虛喝臨行陣今諸將爭功多亡士卒大

垂莫府之意且夫攻城非諸軍一心不可也  
今諸將各持異議若無統帥夫豆州受命提  
督軍務非統帥而何予當從其令且予老矣  
不能空談弥日若有所令宜命兒勝俊美作  
遂出諸將乃約以二十八日攻城二十七日  
諸將又會信綱營已而勝茂之兵攻破羅城  
諸將聞之馳赴勝成乃率部兵五千待勝俊  
歸整列而進勝俊賈勇先登揭旗牙城諸軍  
乘勢競進遂拔之是役也勝成父子之功尤

多云蕃幹

勝成畀身下士士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勝成嘗  
出放鷹見一士人嘗仕勝成者問曰聞汝仕  
越前得大祿今何故來對曰臣仕越藩食千  
石然念君之禮士不可以祿易之故來勝成  
大悅即增其原秩其後勝成告老又出放鷹  
過其所居見門閉怪而問之左右曰某以忤  
侯意乞骸骨而去勝成噓唏泣下曰彼棄千  
石之祿慕吾家之微祿宜待以禮而不能善

遇之作州豈欲學江戶輕薄之風邪予少時  
浪游四方備嘗艱難幸際盛時身得封侯然  
以往時浪游得通下情夫莫府富有天下遇  
士之道不得若諸侯故上下懸隔情意不通  
今作州才食福山十萬石而欲學莫府之風  
邪蓋作州不通下情故至於失士心夫士人  
有過宜掩覆之若猶不悛當使其僚友諫之  
而作州政事至此可勝嘆哉

常山紀談

### 柳生宗矩

但馬守宗嚴子歷事神祖台廟歟廟任但  
馬守寬永中為大監察

藩幹譜

宗嚴善刀術宗矩傳其法世稱柳生兵法宗矩  
以刀術侍歟廟寵遇甚渥宗矩嘗學禪理而  
得刀術妙意常假禪喻術假術喻政多所彌  
縫歟廟常謂左右曰欲通世務宜問宗矩其  
見重如此

藩幹譜

寬永中肥前民作亂鎮西飛報關東宗矩適宴  
有馬豐氏

玄蕃頭

家宗矩臣聞變來告去肥前

妖民作亂板倉重昌受命已發宗矩乃急策  
馬追重昌至川崎不及而還乃詣莫府請見  
時日已暮矣歎廟見宗矩問其故宗矩曰臣  
今日宴飲某家聞筑紫民作亂板倉重昌受  
征討之命已發臣欲止之馳而追之不及而  
還歎廟曰卿何故止之宗矩曰殿下以黔首  
作亂有易之之意故命征討使所任甚輕凡  
民黨浮屠作亂為患尤大臣以為重昌必死  
故止之歎廟作色徑起入內宗矩留閣中不

去久之歎廟出詰之曰卿謂重昌必死何以  
知之宗矩曰無知之民崇信佛法不顧捐軀  
以織田氏之疆攻長島頓兵僵將累歲而克  
之及攻大坂竟不能拔假王命以講和論之  
近事三河之亂亦踰年而平之此皆殿下之  
所明知也殿下以重昌少時奉使稱神祖之  
旨為必能剪滅此賊大失之也若重昌位尊  
祿重素為天下所畏服則今日之舉莫過之  
者也今重昌資望未重一旦擁節以趣西兵



鎮西牧伯縱其令戰若不捷則無可奈何矣  
當是之時殿下必將命宗室重臣以討之重  
昌何面目復見殿下其必死之且使國家之  
將殞命於賊民之手大損國體願殿下留意  
不聽既而軍果無功命松平信綱討之重昌  
戰死一如其所料議者服其機鑒藩幹  
臣延于曰宗矩之料重昌若數計而龜卜  
何其明也雖鬪伯比之料屈瑕李晟之料  
大渾瑊無以過之向使歎廟從其言豈有殺將

見用可見從諫之難矣

板倉重昌

伊賀守勝重少子事神祖台廟歎廟任內

膳正寬永

大坂之役和議既成神祖遣重昌於城中監秀

賴點血誓書大野治長修理問重昌曰誓書

當呈大御所乎呈莫府乎重昌不取旨無所

擬議即去宜呈大御所按武野燭談大御所

為莫府此時神祖既

讓位台廟則燭談之及反命神祖謂之曰鄉  
說似是姑附備攷  
以汝為使不命誓書呈誰汝何以處之重昌  
具言其狀神祖喜曰非汝不能辨之武德大成  
重昌幼時以父蔭補童子郎時同署郎真田某  
為人所殺而不知其主名台廟怒命吏使治  
之同署郎耻言之將自殺重昌年最幼亦欲  
自殺造見土井利勝曰聞官命吏治罪同署  
皆將自裁予辱君眷願故來訣利勝大驚具  
白台廟竟弗窮問武野燭談

寬永十四年肥前嶋原民作亂抄掠近縣殺戮  
邑宰初神祖時嚴禁耶蘇教至歟廟時禁令  
益嚴奉其教者悉見捕斬島原民素信其教  
會城主松倉重次長門守命吏搜索其黨時重  
次為政苛酷民皆愁怨於是耶蘇黨聚眾唱  
亂肥後天草民亦崇信耶教至是聚眾應之  
眾至萬餘牧司不能制事聞歟廟命鎮西諸  
侯討之使重昌督其師重昌受命即日就途  
十二月五日至嶋原妖黨聞之據原城守

重昌與鎮西諸將合攻之不克乃與諸將謀  
曰賊勢方熾欲速破之死傷必多不如持久  
以困之曰令諸將勿輕戰時歎廟遣松平信  
綱戶田氏鐵提督軍務重昌乃會諸將謂之  
曰卿吾為持久之計欲待其窘蹙拔之也今  
信綱氏鐵受命討賊彼以大兵速拔此城吾  
與諸君何面目見天下士請及兩將未至當  
此城明日適值正旦賊必不設備宜乘其不  
備而襲之乃以有馬忠賴兵部為先鋒重昌

子重矩請屬先隊重昌不聽命屬松倉重次  
軍明年正月朔有馬忠賴率兵三千餘大呼  
薄城諸軍亦鼓譟而進城中竭力拒守矢石  
兩下諸軍不能支已而賊兵五千閉門出戰  
先鋒與戰不利重昌指麾諸軍使前戰諸軍  
相顧不肯進重昌乃挺鎗下馬先衆而進城  
上炮箭愈急重昌率部兵奮戰馳突鎗折曹  
碎遂歿于陣年五十一島原記初歎廟遣松平  
信綱提督軍務大久保忠教聞之曰重昌必

死可惜也果如其言云武野燭談

叔倉重矩

出内膳正重昌子事歎廟嚴廟任内膳正輔

改官至侍從封野州烏山藩幹譜

耶蘇之亂重昌受命將發重矩往見松平信綱

請從父赴鎮西信綱不聽即造阿部忠秋請

之忠秋白上聽之卒與父赴鎮西及重昌戰

死諸軍沮喪重矩在松倉重次軍獨奮欲攻

城重次不聽重矩率其部兵策馬而前會軍

監石谷貞清十藏後任將監被創斂兵而退兵士執

鞞止之不得進而止其後與諸軍攻城奮戰

遂拔之水野勝重見重矩大稱其功贈以佩

刀云島原記

初島原之亂歎廟聞鎮西之飛報欲使重昌討

之時重昌患疽閣老重遣之擇可代之者酒

井忠勝曰重昌雖未受命廷議已決若更命

它人彼必憾之遂命重昌島原野燭談重昌深

德其言戒重矩勿忘之故重矩敬事忠直勝忠

子存問不絕時酒井忠清雅樂執政權領中

外重矩獨不趨附忠清以此重之曰薦之遂

至大用武野燭談

重矩雅謙性謹不喜奢侈嘗居本莊灌溉園蔬以

自娛扁其居室曰咬菜後分司大坂入輔大

政權行京尹事所至以扁額自隨及再為相

賜第龍口亦揭以舊額或問其故重矩曰凡

人至貴顯必忘布素之時變其志操大抵皆

然予以不戈備位宰相自念祿賜過分常懷

重戰兢之心故朝夕視之庶幾不生驕侈之心

矣其恭慎如此武野燭談

重矩家有累世所傳良弓常置之坐隅一日童

豎瞰其上空引數次弓忽壞童豎因室老請

罪室老曰此主公累世之寶器今汝壞之必

觸盛怒乃令屏居待罪及歸室老伺間言之

重矩神色不異召童豎徐言曰吾愛此弓常

備不虞方一旦有事而壞損必瀕危難今汝

空引而折此吾之幸也其性度如此武野燭談

武野燭談

記

明曆寬文間牧野親成守佐渡為京兆尹時風俗

奢侈豪猾因緣為姦重矩自輔臣代親成為

京尹始下車拊擊豪彊禁斷奢侈國家制瞽

師之長曰檢校京師富商有納貲補職以罔

其利者重矩使捕之詰曰汝欲為檢校宜瞻

而目富商大懼去職於是豪彊屏息京兆政

清不三月風俗大革云武野燭談

重矩尹京時築鴨川隄通市原路民被其澤既

卒之後民思其德設位以祠之常山紀談

重矩嘗曰人皆有所蔽己之所好言雖非是必

是之莫知其非己之所惡言雖是必非之不

啻不容又從而罪之此人之所以取敗也常山

紀談

重矩少好學師熊澤良介其嘉言善行膾炙人

口云重矩嘗曰奪人之財謂之盜吾觀今之

諸侯非盜者鮮矣知士民之善而不舉又從

而掩之是掠人之美也人君之職在知賢而

舉之此天之所以命為司牧也今掩人之美而曠司牧之職豈非大盜邪吾恐有是行深

自警省焉常山紀談

重矩為人短小眇目性温厚有度量寬文中自  
大阪守衛入秉鈞軸復累加祿至五萬石為  
烏山城主執政九年中治京師三年政績尤  
著天下稱為名臣延寶元年五月卒年五十  
七世皆悼惜之重矩寡慾愛民及卒家無餘

資云國史館日錄

土屋數直一曰

民部少輔忠直子事歟廟嚴廟任但馬守

輔政藩幹譜

神祖創業之初置鑄官以造黃金謂之慶長金

老談一至嚴廟時鑄官議以謂鑄銷舊貨言記殺

以白金黃金之數倍舊時利莫大焉數直  
時為執政鑄官以其議白之數直無所可否  
頃之鑄官又以前議為請數直曰夫貨之所  
以為貴以其純好也今殺以白金是以世之

至寶為麤惡之物也寧可以利國家為之哉

由此其議遂格武野燭談其後及憲廟時財

用匱乏計司菽原重秀近江守重秀請官造

新貨般以銀銅謂之元祿金自是之後惡幣

流布海內益窮云政談三

初歟廟時數直為侍臣嘗得罪屏居時歟廟將

朝京師數直聞之命家宰戒行李家宰諫之

不聽及歟廟朝京師數直潛至京師寓居西

坂人無知之者一日歟廟使近臣召數直近

臣傳命參政參政曰數直蒙譴屏居安得從

行上或忘之乎近臣以告歟廟曰數直當在

都下宜趣召之於是司搜訪杲然乃就傳

命數直來謁歟廟曰嘉汝從行故原汝罪時

人以此知君臣契合云武野燭談

三左衛門廣宣子事台廟歟廟嚴廟任大

和守輔政官至侍從封總州關宿藩幹

廣之嘗侍歟廟歟廟方食中有虫舉筋以示



廣之廣之佯為嘗味而食之歎廟笑曰卿蓋  
覆攸司之過乎由是監膳得免罪故諺記

家宰嘗言廣之曰小吏多營私用度不足職是

之由請按問之廣之問其所給幾何家宰曰

米若干斗廣之曰以此報其妻孥有餘否曰

不足曰然則安得不營私汝已知其不足而

欲按其罪何其過也自今之後宜增其既廩

武林隱見錄

廣之好學師飯室叟叟姓小檀稱與五衛門後事會津侯終身講

學不倦又好內典叟嘗謂廣之曰執事讀聖

經未能曉其旨只管佞釋氏此所謂瞰阱陷

于阱觀孛離于孛可謂書癡矣廣之嘉納益

信其道芝山會稿

神原職直

助兵衛職之子本姓花房氏因神祖命冒

神原氏事神祖台廟歎廟任飛彈守寬永系圖

職直為人勇武好養壯士食客數十人祿俸常

乏人或諫之職直曰人之志好各異吾以養

士為樂雖富累萬金我不易也嘗語人曰夫  
人生武弁之家當以講武為務不宜溺其所  
好以廢其業今海內昇平國家無事故耽聲  
色之樂而不知金革之苦處飽煖之安而不  
見矢石之危至于綏撫失方士卒離心夫兵  
不豫講不可以應卒自治兵振旅之法至夫  
奇正虛實之理非一日之所能通也且勝敗  
之機決于瞬息非若今日從政者之從容擬  
議而後行之必也講之有素而後可臨機制

勝矣其後及島原之役職直監鍋島氏之軍

按本書云監細川忠利軍誤也  
今據寬永系圖及島原記訂之與其子職信

攻城先登從士或死或傷卒賴其力以建功

云武將感  
狀記

### 島田利正

次兵衛重次子事台廟歎廟為江戸街司

任彈正少弼寬永系圖

利正自慶長時為江戸街司在職二十餘年寬永

圖系老成多智人稱智囊歎廟時興建神祖寶

塔欲制作堅緻萬世不朽召執政議之不能

決時利正致仕家居歎廟素知其才輒召問

之對曰宜修補豐國廟國家萬世之後脩補

二荒之廟亦當如之聞者以為確論鳩巢小  
說老談

一言記  
名語集

初台廟命土井利勝擇輔翼世子者利勝與利

正謀薦酒井忠勝酒井忠  
勝年譜

執政嘗患米價翔貴與有司議之利正曰執政

買米儲畜米價安得不翔貴執政問誰為之

利正曰即酒井讚州為之忠勝曰吾未嘗為

之乃召家宰問之家宰曰無之利正作色曰

某日買穀某所非為儲畜而何其它何可放

舉其切直如此老人雜話  
武野燭談

北條氏長

新左衛門繁廣子事台廟歎廟寬永  
系圖嚴朝

承應中為大監察帳役人  
武家  
補任任安房守

嚴廟時閣老嘗議事議既決問之諸吏皆稱善

獨氏長默然而無言酒井忠清雅樂  
頭謂氏長曰

此議於卿意何如氏長曰予以為此議不是  
松平信綱曰卿以此議為不可宜反覆詳議  
然卿未初有所可否問若不及卿終無所  
言此腹誹時政也事君之道不宜如是氏長  
曰然則予固失職矣予以為大監察之職參  
預廷議聽執政所議有所問則陳其可否若  
與高議是侵執政之職也今問及焉故敢陳  
可否果如豆州之言予固失職矣忠清曰卿  
言是請聞卿議氏長其陳其所見閤老遂從

關其議君子謂氏長之能守其職執政之廣採  
衆議兩得之矣鳩巢  
小說

氏長為監察時松平信綱封邑之民與它縣之  
民訟官遣氏長按問之信綱謂氏長曰曲在  
彼民我民實直氏長曰誠如君言曲直明白  
何須遣予信綱曰官遣卿者欲按問兩造辨  
其情偽氏長曰然則前言過矣信綱大慚鳩巢  
小說

藤原肅

字歛夫號惺窩播州人參議為純子也隱  
居不仕晚歲居洛陽北肉山人

系譜畧  
行狀

肅幼而為僧穎悟絕人既長讀聖賢之書志嚮

儒學遂還俗改名肅天正中游洛會朝鮮國

使通政大夫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等來聘

肅往見之有一相者見肅曰公大聰明精神

滿腹肅曰聰明自可何下太字對曰是便公

著處肅笑而不言

行狀

關白秀次嘗聚五山僧於相國寺聯句招肅

不得已而往後不復往衆強之不肯語人曰

夫物以類聚彼非吾耦也秀次不悅乃去游

肥前名護屋小早川秀秋優待之秀秋素豪

爽每宴游潑水沃人滿座如雨以為歡笑肅

至歛容敬之一日秀秋拔刀削金盤肅諫曰

公子雖富貴不宜為如此事秀秋嘉納

行狀

肅嘗歎本邦學者專為漢唐訓詁之學不通聖

賢之道究心性理之學大有所發明本邦學

者崇信程朱自肅始

武家閑談

肅嘗欲往明而學

自筑州泛海會風濤大作不得往而歸朝鮮  
姜沆客游在赤松氏家見肅歎曰朝鮮三百  
年來未聞有如此人今航海來此得見斯人

幸甚

行狀日本  
人物史

初朝鮮之役神祖在名護屋始見肅悅之及歸

東武厚聘招之使講貞觀政要逾年歸京

行狀

武家  
閑談

慶長五年神祖在伏見召肅講書時僧

承兌以文學侍側與肅不相能肅已不欲仕  
意謂夷齊雖不仕周亦當知武王之德四皓

雖不仕漢亦當知高帝之恩况於草莽之臣  
乎遂隱居不出人罕見其面者

行狀

林道春嘗請建學校於京師欲使肅教授生徒

會有大阪之役其事遂寢

行狀武  
家閑談

直江兼續

山城  
守

嘗問肅曰我欲興衰祚可謂忠

邪肅曰無可乘之機而欲速成其功取敗之  
道也退而語人曰兼續好興事必危邦家後

果如其言

武家閑談  
常山紀談

戶田一鐵屢聽肅講論崇信其學薦之台廟台

廟欲用之會卒而止武家開談

慶安之初

後光明帝勅肅家上其集賜以御製序天下榮之

昔延喜帝覽管家三世文集賜詩嘉歎其它大

家鉅筆不乏其人而聖言冠首吾未之聞文集

改

林道春

字子信京師人事神祖台廟歎廟叙法印

加民部卿行狀

道春幼時甲斐德本來其家讀太平記道春在

傍聽之暗誦人皆異之行狀

慶長八年道春在京師聚生徒講論語集註從

學者益多外史清原秀賢娼忌之奏曰自古

講書者例不奉勅不得講新注今處士恣為

講習請抵之罪神祖聞之曰志好各異宜從

其所好何至告訴其事遂格行狀

慶長十年神祖在二條城召見道春命侍左右

一日清原秀賢相國寺僧承允元倍侍側神

祖問曰光武於高祖為幾世孫皆不能答神  
祖願謂道春曰汝記之否道春應聲答曰九  
世孫神祖稱其強記行狀年譜  
神祖既遜位移居駿府召道春為講官自是日  
侍燕閑備顧問道春初名忠至至是祝髮改  
今名其弟永喜亦侍講台廟兄弟並居駿江  
兩府參預政事多所啓沃行狀年譜是時國家創  
造紀綱未立道春出入帷幄參贊密勿發號  
出令皆出其手云儒林傳

歎廟時伊勢内外宮祠官爭次久而不決朝議  
以謂宜先外宮道春為議上之證據明確歎  
廟上之朝廷由此其議遂決乃先内宮年譜  
寬永中奉旨議定武家法度十九條及諸士法  
度二十三條又命編集諸家系譜使太田資  
宗監之書成上之名曰寬永系圖傳年譜  
歎廟時日侍左右講論經史眷注尤厚正保中  
道春寢疾上有所諮詢使酒井忠勝松平信  
綱就而問焉病少間召對於便殿聽衆肩輿



入城門其見眷遇如此

年譜

井伊直孝嘗謂道春曰世人稱樊噲為驍勇絕

倫然武人誰無勇若在今日論勇予亦未必

出噲之下也道春曰噲屠人之子門閥固不

如君然以吾觀之君有不如噲者夫蹈鋒刃

冒矢石以先駟為勇是匹夫之勇爾若噲犯

顏諫高祖君果能之乎以此言之君不及噲

遠甚直孝大慚是時獻廟稱疾不見諸侯故

道春以此風之世以為格言

常山紀談

某侯嘗畜幻人作草器纔容身跳入之括其口

執鎗刺之莫能傷召道春見之幻人入而復

出曰座中有真人不可為幻道春笑頷之一

坐莫不驚嘆

儒林傳

道春資性恭謙不以才能高人生平溫順謹恪

故歷事四世未嘗得譴貴前後執政亦無所

謗毀

行狀

道春自少好學至老不倦造次顛沛未嘗廢讀

書明曆三年正月江戶大火道春宅亦罹災

乃乘輿赴別墅輿中猶携梁書一卷自加朱  
發其薦學如此先是官造文庫賜之葺以銅  
瓦道春以為製造堅緻可免火災及赴別墅  
數問銅庫存否有人來告曰既為烏有道春  
喟然曰數十年之精力盡於一時命也終夜  
歎息翌日臥病遂至不起卒年七十五年  
年譜

明徵錄卷之九終

明徵錄卷之十

水府史員青山延于編輯

成瀨正成

吉衛門一齊子少事神祖累立戰功任隼  
人正及神祖遜位執政駿府後為尾張侯

傳寬永系圖

豐太閣嘗登譙樓觀神祖麾下躍馬者問神祖

曰夫騎驪馬者為誰神祖曰為成瀨小吉正成

初名小吉太閣問其俸神祖曰二千石太閣曰子

若賜我與之五萬石神祖許諾召正成諭以太閣之言正成曰臣盡忠竭節以事閣下不意閣下之言至此若閣下強命臣則分當死耳不敢聞命因歔欷泣下神祖曰秀吉將與汝大祿是非常之遇也且汝在秀吉麾下以翼衛我則是盡忠於我也正成固辭不聽神祖具白太閣太閣咨嗟云東照官遺訓附錄貴言為孝記常山紀其後神祖謂群臣曰古人所謂可托六尺之孤者正成是也常山紀談

神祖嘗欲以松平康重周防守永井直勝右近大夫為義直賴宣二公子傳康重直勝皆固辭曰臣等若得在麾下雖執賤役不辭也神祖憂思累日焦勞形于色正成聞之與安藤直次謀請傳二公子神祖大悅乃以正成傳義直直次傳賴宣駿河土產大久保忠隣之得罪上書駿府以自申理時左右惴恐莫敢奏者正成乃奏之神祖由是知其不反寬永系圖

安藤直次

木工助基能子少事神祖累立戰功任帶

刀執政駿府後為紀州侯傳寬永系圖

神祖嘗賜成瀨正成及直次邑萬石而直次所

食實不過五千石其後神祖謂二人曰吾封

卿等以萬石之邑治狀何如正成對曰直次

所食五千石非萬石神祖曰吾封卿等何有

等差吾以為直次所食萬石而直次未嘗言

及之可謂長者也乃益其封邑并數歲之入

賜之云武將感狀記

神祖嘗使土井利勝謂直次曰賴宣年少萬一

有狂圖汝當告之宜獻誓書直次曰一日委

質為臣雖有狂圖安有暴其君之惡於莫府

哉若極諫不聽從之戰死耳至獻誓書決不

奉命會津神侯言由是尾水二侯傳皆不獻

誓書鶴毛衣

臣延于曰會津神侯嘗論之曰帶刀之言

可謂忠矣然其言從之戰死不可也當言

諫而不聽繼之以死則瑩徹無瑕矣惜哉  
其不及此亦不學之過也

台廟嘗以板倉重宗為京尹重宗苦辭不受執  
政以直次善重宗使往諭之直次造重宗款  
言移晷重宗以為直次以京尹事說我而直  
次未始一言及之將去重宗謂之曰以者莫  
府命予代父子聞之乎直次曰聞之然子實  
不勝任重宗曰子亦以為不可乎直次曰吾  
非謂子材不勝任也但患子怯懦爾重宗曰

何也直次曰父舉之君任之君父之命安可  
辭也子若之任一有失職則剗腹而死耳今  
子辭不受命吾故以子為怯懦也重宗乃受

命鳩巢  
小說

南龍公少時嘗以事怒澁谷伯耆以刀室打之  
傷其面直次聞之以為公無人君之度欲至  
江戶訴之急戒行李公聞大驚使人謝之不  
聽使至再反乃止鶴毛  
衣

南龍公嘗得千里鏡甚愛之以示直次直次曰

屬者多置耳目臣以為不可况以此器撻撥  
細微獲罪者必多也乃擊碎之公改容而謝  
之直次輔導公皆此類也衣鶴毛

駿河亞相之獲罪也其老臣朝倉宣政

筑後守宣政據

武野燭談

見直次直次不交一語宣政恨之曰子

忘舊交見吾窘急乃欲絕之乎直次勃然作

色曰子受付託輔導公子無狀至此如何與

子共語

衣鶴毛

神祖嘗使土井利勝往紀藩邸視直次之所施

為有司每有所咨稟若合其意即可之如不  
合其意即曰不可使有司反覆思量如是者  
數次未嘗有所處置利勝怪之謂直次曰有  
司所議有不可子為之處置則事無壅滯矣  
直次曰今吾已老餘生無幾吾欲為國得人  
才耳利勝未有所言直次復曰夫有司所咨  
稟吾一一為之處置則有司苟且從事承指  
仰成而已如是則人材鹵莽何以得人矣利  
勝大服其言故利勝執政做直次所為云古諺

記

黑田忠之筑前守嘗與其臣栗山大膳訟忠之曲

台廟將抵之罪召直次問之直次曰凡因曲

直斷訟常理也在君臣父子安得以常理處

之夫君臣相訟曲在其臣今是其臣所言以

罪其主異日臣若與紀伊侯訟臣辭直則可

以罪紀伊侯乎台廟是之卒從其議老談一

明良洪範以此為成瀬正成言誤又按前車後語集為歎廟時未知孰是

直次家鎗手嘗盜鎗竿之飾具直次捕將斬之

問曰實有之邪對曰有之直次曰汝何以至

此曰小人有母及妻帑貧窶不能養故無狀

至此直次問其俸曰七斛直次曰汝以薄俸

養數口安得不盜吾當倍增汝俸庶免飢寒

乃增其俸釋而弗誅云老談一

酒井氏之親族有仕紀藩者忠勝託之直次直

次曰本藩之士率皆幕士親族今受君請託

幕士請託安得拒之卒不聽其所請老談一

直次嘗白南龍公曰臣素與彥坂某不相能然

其材足用公可善遇之老談一

神祖以直次為南龍公傳而參預政事如故言記

內外之事知莫不言直次素曉兵機數上策

畧常從征伐累立戰功然資性謙謹不伐已

能生平絕口不言其功故世莫知其詳者永寬

系圖

台廟時本多正純輔政權傾內外武野直次嘗

謂人曰正純必亡其後正純增封燭談罷遇日隆

或謂直次曰正純罷遇如此何亡之有直次

曰須驗其後既而正純封宇都宮罷遇益厚

或又謂直次曰子言果妄也直次曰亡期在

近無幾正純果敗或謂直次曰子言果効何

以知之直次曰正純貪得無厭不知止足吾

以此知之關原大全

神祖既平大坂欲以駿府封南龍公益以百萬

石會晏駕事寢母夫人常恨之直次曰公食

百萬石恐封地過大時人不悟其旨後公為

猷廟所忌人始服其知言南龍公言行錄



中山信吉

勘解由家範子家範仕北條氏直戰死於

八王子信吉少事神祖補前驅將後為威

軒公傳任備前守

羅山文集家譜

初家範仕北條氏直食邑武州中山秀吉滅北

條氏家範保八王子城死之神祖既定天下

封死節之後賜采邑於信吉其後信吉常侍

左右

人見卜幽祭文

慶長初神祖在伏見盜與群臣

雜居欲竊佩刀信吉適見之赤手縛之群臣

服其勇

羅山文集人見卜幽祭文

神祖感賞曰嘻吾用汝

作舟楫乃命為威公傳大坂之役神祖謂信

吉曰吾將征大坂卿宜留駿府翼輔吾兒

人見

卜幽祭文其見委任如此

威公幼封於水戶未能就國信吉常往來封地

聽其政奉上接下衆士倚賴焉

羅山文集

初威公胤息已多然未置後猷廟命擇諸子信

吉至水戶謁諸公子察其賢否群公子皆修

飾出見義公時年六歲見信吉呼以翁直把

盤上打鯁賜之信吉大悅抱公曰真吾郎君也廼歸而告猷廟遂立公為世子義公行實威公少時喜任俠佩長刀服奇服信吉數諫不從一日政府召信吉謂曰今日召子非吾曹所知上當親問信吉曰上所問必是我公之事也予以實對是彰主過也若不以實對是欺上也進退維谷吾不敢見以是得罪又不

敢辭遂趨出閣老固留之不聽乃詣藩邸見公具道其狀且言臣當獲罪然臣固分死第所恨者臣不肖不能極諫以匡君過且神祖命微臣以輔導之任而無狀至此孤神祖付託之意又恨不能斬左右佞諛之徒逢君之惡者臣死之後無復有所顧忌且臣雖死魂魄必不離左右願君改之公大感悟出長刀奇服悉賜左右謂信吉曰自今而後吾必自悛無復煩卿言駿河土產臣延于曰自古好諫之君非唯納諫使人得諫不好諫之君非唯不納諫使人不得

諫故人主好諫則言路日開而聰明日益  
矣大足以興國小足以安國人主不好諫  
則言路日塞而聰明日損矣大足以亡國  
小足以危國此治亂盛衰之機安危存亡  
之兆所由分也觀信吉之諫威公誠懇  
剴切足以回人主之意可謂忠矣然非  
威公有納諫之量容受直言安能得盡其  
言哉由是觀之公之禮貌正士能養其  
直氣亦可以知也嗚呼此其所以傳茅土

於悠久詒典刑於子孫歟

阻

雖難參以在獨則言其  
矣夫足以與國小是以安  
則言其也蓋而和則言其  
小足以危國此豈無慮之  
之兆所由合也既信之誠  
則初足以切人主之志其  
成必有由諒之善言其亦  
言哉由是觀之 公之  
錄其不語與師終于無  
錄其不語與師終于無

